

“睡”在京城 何诚斌专栏

扁担上的睡神

城市的一角,阳光下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睡神。他让我们这些睡觉床软却常常失眠的人,不由得驻足景仰他,崇拜他。他将一根扁担斜放在路坎上,身子笔直地躺在上面,两臂挽起放在腹部,一顶草帽遮掩着脸,呼噜声从草帽里传出来。

就在大家向睡神顶礼膜拜时,我问他们,听说过一根扁担上睡十个人的故事吗?从前,有十个做苦力的人,赶路回家,天黑了,路过一大户人家,敲门投宿,可这家主人小气,他从门缝里朝外看,发现十个晃动的影子,连忙说他家没地方睡。有一个人特别机灵,他说不让我们进去就算了,借一根扁担给我们吧。户主很纳闷,要扁担做什么?借扁担当床呀,其实我们睡不了多大地方,你借一根扁担,今晚十个人睡一根扁担就足够了。一根扁担睡十人,有这本事?户主将门打开一条窄缝,将扁担递给了他们,然后紧闭大门。一会儿,他听到屋外的说话声:一个说,喂,你睡进去点,扁担那头还空不少呢!一个说,你手脚不要乱放我身上!一个说,你怎么啦,老往里面挤,外面还空着一大块地方呢!他越听越感到稀奇,不禁打开门看个究竟。就在这时,十个人一哄而上,一下子涌进了屋子。他这时才知道上了大当,无可奈何之下,只得安排这十个人住宿。

城市的角角落落,伟大的睡神是很多的,我见过躺在三轮车上睡觉的,烈日当头,一只破帽遮颜;看见过立在墙边打瞌睡的,身旁车子来来往往,灰尘向他扑面而来;看见过用数只安全帽垫在身下睡觉的,不远处是轰鸣的搅拌水泥的声音;看见过在花坛旁铺了几张报纸睡在上面的,飞虫在他身上盘旋。他们太累了,需要睡觉补充身体的能量。他们似乎有个万能的“充电器”,无论在哪里都可以“充电”,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,尽管很无奈,也无可选择,然而睡神保护了他们的尊严,睡觉时生命与这个世界达成和谐,“天地万物为一体,莫非己也”。

实际上,城市里很多人渴望一根扁担,可是他们没有扁担。他们马不停蹄,疲于奔命,加班,加班,不断加班,每天睡觉时间非常少。有个白领告诉我,每年回老家过年,老乡们对他的年薪啧啧称羨,可他们不知,他是用多少睡眠时间换来的。他认为“睡觉睡得自然醒”是人生最大的幸福,然而在快节奏的城市却成了奢望,如同朱元璋所说“不知江南富足翁,日高一丈犹拥被”,却放弃不了皇位回凤阳乡下睡觉,他也放弃不了好不容易争到的白领的位置,去做一个“自然醒的人”。

有个朋友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,他兼职了数份工作,不断上升的物质需求,迫使他变成了欲望的机器,将兼职所得的报酬视其为能力的体现,结果透支着生命,剥夺着健康。偶尔,他与朋友聚饮,显得无精打采,边说话边打哈欠。有人对他说,你这样下去会疲劳死的。这不是吓唬,而是忠告。我曾有个同事,为挣钱还家里盖房子欠下的债,他总是加班、代班、顶班,一人干多人的活。债还完后,他要好好地睡一觉,可是一天早上再没有醒来。

朋友听了我的话,决定将兼职的工作削减一半,只能这样,因为突然放慢下来,会很很不习惯的。他继而笑道:“我单位有个高人,用一只笔撑着头都能睡。他说,人其实不需要睡多少时间,一天睡十几秒就行了,其它时间都是无益的假睡。”这时,一个人讲到,据说外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特效药,它能保证人在一天只需睡眠2小时,并且在其它22小时内拥有旺盛的工作精力。如果此项研究是真的话,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研究,像人体克隆一样颠覆人类固有的生命伦理,而不只是改变人类的时间观。

朋友听了我的话,决定将兼职的工作削减一半,只能这样,因为突然放慢下来,会很很不习惯的。他继而笑道:“我单位有个高人,用一只笔撑着头都能睡。他说,人其实不需要睡多少时间,一天睡十几秒就行了,其它时间都是无益的假睡。”这时,一个人讲到,据说外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特效药,它能保证人在一天只需睡眠2小时,并且在其它22小时内拥有旺盛的工作精力。如果此项研究是真的话,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研究,像人体克隆一样颠覆人类固有的生命伦理,而不只是改变人类的时间观。

朋友听了我的话,决定将兼职的工作削减一半,只能这样,因为突然放慢下来,会很很不习惯的。他继而笑道:“我单位有个高人,用一只笔撑着头都能睡。他说,人其实不需要睡多少时间,一天睡十几秒就行了,其它时间都是无益的假睡。”这时,一个人讲到,据说外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特效药,它能保证人在一天只需睡眠2小时,并且在其它22小时内拥有旺盛的工作精力。如果此项研究是真的话,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研究,像人体克隆一样颠覆人类固有的生命伦理,而不只是改变人类的时间观。

朋友听了我的话,决定将兼职的工作削减一半,只能这样,因为突然放慢下来,会很很不习惯的。他继而笑道:“我单位有个高人,用一只笔撑着头都能睡。他说,人其实不需要睡多少时间,一天睡十几秒就行了,其它时间都是无益的假睡。”这时,一个人讲到,据说外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特效药,它能保证人在一天只需睡眠2小时,并且在其它22小时内拥有旺盛的工作精力。如果此项研究是真的话,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研究,像人体克隆一样颠覆人类固有的生命伦理,而不只是改变人类的时间观。

朋友听了我的话,决定将兼职的工作削减一半,只能这样,因为突然放慢下来,会很很不习惯的。他继而笑道:“我单位有个高人,用一只笔撑着头都能睡。他说,人其实不需要睡多少时间,一天睡十几秒就行了,其它时间都是无益的假睡。”这时,一个人讲到,据说外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特效药,它能保证人在一天只需睡眠2小时,并且在其它22小时内拥有旺盛的工作精力。如果此项研究是真的话,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研究,像人体克隆一样颠覆人类固有的生命伦理,而不只是改变人类的时间观。

朋友听了我的话,决定将兼职的工作削减一半,只能这样,因为突然放慢下来,会很很不习惯的。他继而笑道:“我单位有个高人,用一只笔撑着头都能睡。他说,人其实不需要睡多少时间,一天睡十几秒就行了,其它时间都是无益的假睡。”这时,一个人讲到,据说外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特效药,它能保证人在一天只需睡眠2小时,并且在其它22小时内拥有旺盛的工作精力。如果此项研究是真的话,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研究,像人体克隆一样颠覆人类固有的生命伦理,而不只是改变人类的时间观。

朋友听了我的话,决定将兼职的工作削减一半,只能这样,因为突然放慢下来,会很很不习惯的。他继而笑道:“我单位有个高人,用一只笔撑着头都能睡。他说,人其实不需要睡多少时间,一天睡十几秒就行了,其它时间都是无益的假睡。”这时,一个人讲到,据说外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特效药,它能保证人在一天只需睡眠2小时,并且在其它22小时内拥有旺盛的工作精力。如果此项研究是真的话,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研究,像人体克隆一样颠覆人类固有的生命伦理,而不只是改变人类的时间观。

朋友听了我的话,决定将兼职的工作削减一半,只能这样,因为突然放慢下来,会很很不习惯的。他继而笑道:“我单位有个高人,用一只笔撑着头都能睡。他说,人其实不需要睡多少时间,一天睡十几秒就行了,其它时间都是无益的假睡。”这时,一个人讲到,据说外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特效药,它能保证人在一天只需睡眠2小时,并且在其它22小时内拥有旺盛的工作精力。如果此项研究是真的话,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研究,像人体克隆一样颠覆人类固有的生命伦理,而不只是改变人类的时间观。

朋友听了我的话,决定将兼职的工作削减一半,只能这样,因为突然放慢下来,会很很不习惯的。他继而笑道:“我单位有个高人,用一只笔撑着头都能睡。他说,人其实不需要睡多少时间,一天睡十几秒就行了,其它时间都是无益的假睡。”这时,一个人讲到,据说外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特效药,它能保证人在一天只需睡眠2小时,并且在其它22小时内拥有旺盛的工作精力。如果此项研究是真的话,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研究,像人体克隆一样颠覆人类固有的生命伦理,而不只是改变人类的时间观。

朋友听了我的话,决定将兼职的工作削减一半,只能这样,因为突然放慢下来,会很很不习惯的。他继而笑道:“我单位有个高人,用一只笔撑着头都能睡。他说,人其实不需要睡多少时间,一天睡十几秒就行了,其它时间都是无益的假睡。”这时,一个人讲到,据说外国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特效药,它能保证人在一天只需睡眠2小时,并且在其它22小时内拥有旺盛的工作精力。如果此项研究是真的话,那么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研究,像人体克隆一样颠覆人类固有的生命伦理,而不只是改变人类的时间观。



何诚斌

不记得在哪篇文章里看到过,说蒋介石因为崇拜王阳明,把台湾的什么山改名阳明山。这就是我最初对王阳明感兴趣的缘起。

既能让蒋介石如此五体投地,想必这位阳明先生一定非同寻常了。此后,就有了我对阳明先生的留心,就知道了他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。

王阳明(1472-1529),名守仁,字伯安,浙江余姚人。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。他的理论精髓是“知行合一”、“知行并进”。他一生文治武功,颇多建树。梁启超这样评价:“他在近代学术界中,极其伟大,军事政治上,亦有很大的勋业。以他的事功而论,若换给别个人,只这一点,已经可以在历史占很重要地位了,阳明那么大的事功,完全为他的学术所掩,变成附属品,其伟大可想而知。”

他二十八岁中进士,任职吏部、兵部、刑部,累官至左都御史;他曾上疏弹劾宦官刘瑾,平定“宸濠之乱”,封新建伯。但这些都功业都不及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。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至深并流播日本。

王阳明无疑是个“文能治国,武能安邦”的奇才。反观他的一生,却不过活了五十七岁。其间读书、考学、做官、被贬、悟道、打仗、授徒、著述……够忙碌的了。可这样一个忙碌的人,竟还能抽空游历,这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。文人好游,文人好诗,游而得诗,诗助游兴。粗略一翻《王阳明全集》,可以看出,阳明先生几乎每到一地,都留下诗篇。而在《桐城县志》里,也收了两首阳明先生的诗,一为《游龙山》:

探奇凌碧岭,访隐入丹邱。
树老能人语,麋驯伴客游。
云崖遗鸟篆,石洞秘灵湫。

湖边童年 刘鹏程专栏

荡漾

我喜欢荡漾这个词。因为这个词对于我并非一个词,一个动词,而是一幅画,一幅古典的画。三十年以来,它一直荡漾在我的内心里,不曾休止。

这是一幅怎样的画呢?是一群光屁股小孩,在夏日的湖水里嬉戏;一条轻轻晃荡的乌篷船,停泊在湖水的中央;一群手臂像莲藕一样的小母亲,嬉笑着在湖边上洗衣,笑声在湖面上荡漾……

这是我童年的一幅画。在小学里,老师教我们这个字的时候,就是如此描述,我们就如此地记住了。以至后来全乡组织考试,有一个关于荡漾这个词的题目,我们村的学生都答对了。一向表情严肃的杨老师这天脸上绽开了笑容:这3分是大家“玩”出来的,不应该算!杨老师的笑容也连同这个词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了。

这是夏日的早晨,清凉的湖水,波光如镜,总是我们首先打破湖水的宁静。牛被我们牵到滩上。饥饿的牛啃着带露

桐城历史人物 白梦专栏

王阳明与小龙山

吾欲鞭龙起,为霖遍九州。
这首诗,有人认为是写龙眠山的,我却偏向于是写小龙山的。因为另一首诗为《练潭馆》:

远山出孤月,寒潭净于练。
夜静倚阑干,窗明毫发见。
鱼龙互出没,风雨忽腾变。
阴风失调停,季冬乃雷电。
依依林栖禽,惊飞复迟恋。
远客正怀归,感之涕欲漉。
风尘暗北陬,财力倾南甸。
倏忽无停机,茫然谁能辨。
吾生固逆旅,天地亦邮传。
行止复何心?寂寞时看剑。

练潭其时为桐城五大镇之一,小龙山正在此境内,日游龙山,夜宿练潭,顺理成章。况且自从李公麟筑龙眠山庄号龙眠居士之后,龙眠山声名远播,宋人苏澈、黄庭坚,明人许浩以及后来的许多文人墨客,写龙眠山都直言“龙眠山”,而未见题为“龙山”的,反倒是将大小龙山称为“龙山”的多。因此,我有理由认为阳明先生的《游龙山》指的就是“小龙山”,其中的“树老能人语,麋驯伴客游。云崖遗鸟篆,石洞秘灵湫”也与小龙山的“双株柏”、“万鹿洞”、“聚仙宫”、“游龙峡”诸景相合。而“吾欲鞭龙起,为霖遍九州”则是阳明先生一贯的



白梦

着星星一样的光芒,照亮了我童年的梦想。夜深了,湖面上点点渔火,月亮和星星,也晃荡在墨绿的湖水里。躺在乌篷船里睡下,是那般的宁静和安逸。梦就泊在这里,船就是我的摇篮,我在荡漾中成长。

这就是我的梦里家乡。如今我早已经离开了她,时光像流水,不断地向着远方流去。城市里坚硬的钢筋水泥,填埋了内心里许多柔软的部分。但这荡漾的童年和湖水,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里了,愈来愈充满了古典的意味。

我曾写过一本书,名字叫做《水的微笑》。我想,那宁静而辽阔的湖面,就像一张慈祥的脸,像我宽厚的父亲和仁慈的母亲。而那微微荡漾的水浪,就像他们的微笑。也正是这微笑,一直照亮着我此后三十余年的路程。

至现在,我依然荡漾在这古典的微笑里。



刘鹏程

青青陵上柏,磊磊涧中石。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。斗酒相娱乐,聊厚不为薄。驱车策驽马,游戏宛与洛。洛中何郁郁,冠带自相索。长衢罗夹巷,王侯多第宅。两宫遥相望,双阙百余尺。极宴娱心意,戚戚何所迫。

这首诗粗看下来,并不能令现在的人有太多触动,因为其中的一些意思,正如方东树所讲的,虽“极其笔力,写到至足处”,然今日已成陈言,后人多拟学之,无谓也”。这样的境遇又限于十九首,“李杜文章万古传,至今已觉不新鲜”,无论历史上出现过多么动人的诗篇,它若还能被今天的人深入谈论,一定具备三种素质:简洁;蕴藏一些恒久的价值;自身能够随时代变化。这三者,可以和易之三义相通,因为一副卦其实就是一首诗。

对一首诗而言,简洁和恒久的价值,好理解;自身随时代变化,似乎玄了一点,但或者可以换种说法,即一首好诗应当是丰富的,有如经年的植物,一些字词和句子在腐烂,却有另一些花枝暗暗新生,在不同的时代得以开出不同的花朵。

李白有一篇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: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。”诸如这般“人生如过客,行乐需及时”的意思,可以视作《青青陵上柏》开出的最具影响力的花,此类诗作历代不计其数,今日皆为陈言,然而,若是披

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张定浩专栏

青青陵上柏

开那些枯枝败叶,仔细打量原诗,“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”,自有其字字千金之处,后世单单在“客”字上流连反复,原诗的惊心动魄,也就慢慢消殆无形了。

忽,是倏忽的意思,一眨眼就过去了,甚至在心里都没有留下印迹。曹植《薤露》:“人居一世间,忽若风吹尘”,也是这个意思的延续,但关于人的前提境遇又有变化,“人生天地间”缩小成“人居一世间”,生于天地大块中的人已经变成了居于某个具体时空社会里的人,因此曹植随后会有“愿得展功勋,输力于明君”的希望,种种慷慨,都还是对于此世的执着纠缠。

远,是个有限人生里的渐行渐远,也是一个无限时空范围内的路漫漫其修远兮。忽和远之间,又构成一种张力,在认识到人生飘忽即没的短暂脆弱之后,能知远,才能既不执迷,又不堕虚无。

行,是《齐物论》所谓“道行之而成”的行,知远之后,世上的路,依然还是从每个贴紧生命的

最近处,一步步走出来的;也是乾卦象辞所谓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行。

最近藤泽秀行先生去世,我在网上看他的自传,里面有一句话,让我深为感动,他说:“我觉得我真正厉害起来,是在五十岁以后。就是体力衰弱的现在,也能战胜1963、1964年的我。”据孔祥明回忆,秀行先生即便在70岁之后,依然研究不辍,兴致中来,依旧会在半夜给一些棋手打电话,讨论当天某盘对局的变化。任他怎么贪酒好赌,放荡不羁,债病缠身,那不过是过客般的人生乐于承受的一部分,在一生悬命的事业上,他始终是走在一条向上的路上,无愧于“秀行”这个他年轻时擅自改取的名字。而所谓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中国儒家传统里常举文王“不遑暇食”和孔子“终日不食,终日不寝”作例,虽然很好,但若仅此而已,我总觉得太苦了一些,反倒不如秀行先生这样的例子,把这种向上的生气融进一生遭遇的华丽和黑暗中,无将与迎,似乎更近于自然一点。说起来,《青青陵上柏》一诗大概也

是这样的意思。

1940年代末日本战败后,百业凋敝,但围棋书却有很大的需求量,秀行先生在自传里提到,一个棋手当时若是写一本棋书,大致可以赚回全家人半年的生活费。我的棋很差,大学时才开始接触,记得那个工科院校的图书馆里藏书很少,但老旧的围棋书却颇有一些,都是黄皮纸的书皮,其貌不扬的薄薄小册子,作者多半竟都是日本九段高手,现在想来,其中也应有秀行先生为养家糊口而写的书,相较现在流行的中韩棋手的棋书和对局,我更怀念大学图书馆里的那些日本九段的棋书,当时我经常抱一堆回宿舍,躺在床上就当文学书一样地翻看,因为那里面不单有棋,还有各自的人生。而年轻时的秀行先生呢,为了增长棋力,竟也有过一段如饥似渴阅读中国古诗的阶段。



张定浩